

我的高考人生路

江清波

一年一度的高考过去了,我的思绪也回到了几十年前,唤起了我高考那段时间平凡中带着紧张焦虑,而又艰苦卓绝的往事回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重点高中学生学习气氛的紧张严肃程度与今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家长尤其农村家长,更是把考上大学当成考生转变人生命运的唯一出路。那个年代,全国高校数量和招考人数都比现在少得多,参加高考真可谓是千军万马争闯独木桥。全国统一考试时间为七月7、8、9日三天,有学子便戏称七月为“黑色七月”,竞争的激烈程度,可想而知。

高考前的学习生活异常

紧张、高压。我的学校坐落于唐王山前,202省道旁边。每天早晨东方的鱼肚白还未露出时,同学们就已经排着队伍沿着202省道与学校之间跑一个来回了。早自习两节后,便是稀饭加窝窝头式的早餐,然后上午四节课,下午四节课,晚上三节自习。午饭和晚饭便是稀汤寡水的青菜配上窝窝头,偶尔是馒头,条件非常艰苦。古人云:“以中有足乐者,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。”同学们就是秉承着这样的信念,每天穿行于书本间,追随先贤,对课本中的每一页内容都铭记于心如数家珍。

学校的宿舍是一片小厢房,床是用铁架、木板搭在一起的通铺,同学一个个紧挨着躺着,被褥搅在一起,时间长

了就脏兮兮的。晚自习后,来不及洗漱便赶紧钻进被窝里。有兴奋的同学睡不着觉,便说一些悄悄话,南来北往的同学多故事也多,你一言我一语就说到兴致上。黑暗中忽然传来一句熟悉的声音“快睡吧”!吓得几个说话的同学惊慌失措立马鸦雀无声,原来是班主任在督促学生早点休息。班主任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对我们,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关心。现在老师已不在人世了,那满天下芬芳的桃李找不到老师倾诉当年的师生情谊,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,悲伤与心酸。

那一年高考烟台地区考生多,总体成绩又强于全国其他地方。不知是出于平衡地区差异的缘故,还是节俭资源选拔精兵强将,创造更好的名誉。我

们在全国高考前一个月里,连续进行了两次练兵式的残酷预选。落选的同学没有资格参加全国统考,黯然神伤提前毕业回家了。也有同学不甘落后,找关系参加了外省高考,反倒因祸得福考到名牌学府,因为烟台地区的录取分数线远高于全国其他地方。

十年寒窗苦,梅香甘自来。遥想当年,负篋曳屣,奋发致学,终得以进入高等学府深造,而今由于社会、人生变革种种原因,自己沦落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,想到这里,不由得悲从中来,泪落两行,常感愧父母,羞于恩师。遂提拙笔,感怀过去,瞻望未来,愿天下满腹经纶之莘莘学子金榜题名,学以致用,心怀家国。

排队买肉的岁月

卢嘉善

文革时期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。一天早晨我刚起床,母亲对我说:“家里做菜没油了,今天咱俩去买肥膘肉炼点。还是老办法,你排队,我去割。”说完递了一张肉票。我急着方便,把小条往锅台上一放,跑向街门旁的厕所。等我出来,见母亲已经等在大门口了,就什么也没顾,急急忙忙一起直奔杀猪场。

到了那里,人家没开门,我就同其他人一样排队等候。终于看到白花花的膘子肉了,我忙朝一旁休息的母亲招招手。母亲走过来说:“把肉票给我吧!”我一愣忙说:“您没拿?坏了,一定还在锅台上!”母亲一听,调头颠着小脚就跑。我想去追,又怕离开地方人家会把我挤出队伍,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身后的人往前让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母亲露面了,我高兴地喊起来。可等我们一切准备就绪,肉案上连渣渣也没有了。看着散去的人群,母亲“唉”了一声一下子蹲在地上。直到这时,我发现本来气管就有毛病的母亲,正一口接一口的往外倒气,就赶紧扶她起来,到比较干净光滑的台阶把母亲的身子歪倒。

一阵忙乱过后,母亲发青的脸色才泛起点红晕,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我很后悔,如果当时我把小条放在兜里或者临出门问一下母亲,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出了问题我一个小孩跑点路也没关系,谁知偏偏让多病年迈的母亲白跑了二里地,这一折腾还差点要了老娘的命,我感到很后怕。

过了一会,我搀起母亲刚要离开,就听身后有人喊:“大娘站住!”我回头一看,原来是卖肉的林师傅,他手里拎着一坨用草系好的肥膘子肉,在阳光照耀下闪着点诱人的光泽。我知道,虽说我们不是一个行政村的,可住的地方相距不远,按街坊辈我叫他大哥。

我搀着母亲走过去问道:“大哥,什么事?”他没有理睬我,只管对母亲说:“唉!我早就注意小家伙的举动,我琢磨有什么说辞。说吧,怎么回事?”等母亲断断续续把大概说完,他像变戏法一样分开手中的肉,把稍大一点的递过来说到:“看到你们白排了半天队,心里一定会着急。这肉本来是给别人留的,我才把它分成两份了,喏,这块给你们,五毛钱的……”他掂掂手里那块说道:“明天我再给她多买点吧!”不知出于什么想法,母亲没有推辞,把钱和肉票递过去,千恩万谢地回到家中。

多少年过去了,每当想起这事,我的心里都会泛起苦涩酸楚,有怨恨,也有感恩。怨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那些贫寒难捱的日子;感恩那个年代没有被利欲熏染的人心,那平凡却又温暖的人性光辉。

割舍不掉的文化宫情缘

唐燕

上世纪80年代,在烟台大海阳路一片破旧的居民楼尽头,穿过幽深的巷子胡同,有一个公园叫文化宫,那是我童年唯一的精神慰藉。那时候但凡我哭闹,或是不好好吃饭和睡觉,家人哄劝无果时,母亲就会领我来那里玩,久而久之对那个地方产生了很深的依恋。

炎热而烦躁的夏天,知了在树上不停地叫,整个世界犹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,火焰笼罩着大地,母亲带着哭闹不止的我,走过滚烫的青石板路,在尽头的小店铺买一支老冰棍给我,牵着我的手,来到文化宫玩。

很多年过去了,我依然看见,阳光如莲花般开落在这个宁静的小城上,旋转木马静止在风中,拉着长长的扭曲的影,那一刻世界寂静如死。

那一个又一个晴朗的夏天,在棋声惊昼眠的午后,鸟鸣啾啾,虫声呢喃,掌心是母亲传递给我的温润,口中是冰棒融化的清凉奶香,抬起头用我稚嫩的双眸凝望湛蓝夏日晴空,伸出手仿佛可以触碰到我们烟花绽出的急流流年。

是,的,流年。时光不等人,如今我早已离开。犹记得离开母亲读书的那几年,感

觉自己成了一个在生活上无所归依的人。因为没有她在身边很不适应,时常哭哭啼啼打电话给她,诉说生活的不如意,她亦不说什么,没过多久便提着大包小包来看我;后来我参加工作,在外面租了房子,真心感到不易,想起我长大的地方,便对命运的安排有了另一番感悟。

那些年里,穿着廉价滑冰鞋的我们,第一次滑旱冰战战兢兢,有种随时都要跟大地亲吻的危机感。尽管如此,还是要放开依靠的栏杆,勇敢向前滑行,摔得腿上遍布淤青。哭过了,跌倒了,擦干眼泪再爬起来。想想那时候的自己,真的不知道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勇气,对比现在的自己,原来成长让我们得到了一些东西,也失去了一些东西。当终于可以身轻如燕,掌控自如地滑行时,没有人知道,成功的背后是多么大的艰辛与不易。

这些经历和勇气,换做现在的我们,可能已经无法做到了。现在的我们,褪去了尖锐的外壳,忙着学习应酬,学习言不由衷,学习如何对领导展开虚伪的笑容;可是只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脱下聚光灯下华丽的外表,只剩下空洞茫然的内心。

多少年后我重游故土,昔日的文化宫居然还在,只



是已变得破旧不堪,锈迹斑斑的大门口早已没有了售票员,轻轻一推,吱吱呀呀发出岁月的呻吟,满目疮痍,令我不忍睹目。我转身仓促离开,

不远处展露出一栋金碧辉煌的大酒店,与此处萧索之景形成多么强烈的视角反差,我摇头苦笑,伸手一摸,脸上是沉甸甸的泪。

1958年留存我心中

牟洪涛

1958是个不寻常的年代,发生了许多不寻常的事。虽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那些事情依然镌刻在我心中,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。

口号喊得很震撼。各行各业都“大干快上”,工业战线喊着“以钢为纲”,全民大炼钢铁;农业战线喊着“人定胜天”,大放“亩产万斤粮的卫星”;上上下下都喊着:“一天等于二十年,共产主义在眼前”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……

吃食堂热闹非常。记得在食堂吃第一顿饭的场面相当壮观:一个生产队30多户人家统一一到食堂吃面条。食堂门口摆了6个盛着面条的大盆,每人拿个碗筷,边盛边吃,都在当街吃,不准带回家。当时自己想法幼稚,只顾得高兴:一是感觉以后家里不再做饭了,放学不用再给家里拾草烧,可以尽情地

玩了;二是开始吃得比在自家吃得好,又热闹。只可惜是食堂越办越糟糕,既浪费了粮食,又吃不好,不到半年就办不下去了。

粮食产量靠想象。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,粮食产量是拍脑瓜臆想出来的,动辄亩产几万、十几万。一位完小的老校长讲过一件事,今天说出来挺搞笑的:当年,他到上级汇报学校种“丰产实验田”的情况,当时的气氛下,壮着胆子预报小麦亩产三千斤。没有料到,其他学校预报的小麦产量都在万斤以上。那年头时兴插旗,预报产量在万斤以上的学校发给红旗,他预报的产量不达标,被挂白旗。出门后,他越想越不对,立即返回,把小麦预报亩产由三千斤改成三万斤,白旗立马给换成了红旗。

大炼钢铁用土法。为了大炼钢铁,土法上马,自建小高炉。没有原料,收集废钢铁,

再后来把有用的铁器也都送去冶炼了,做饭的铁锅除了食堂砸碎回了炉。记得我们家当时带铁器的东西全都被送去炼钢了,连一根钉子也没有剩下。炼钢没有焦炭,燃料不足,用木材代替,上山伐林,拆除门板,满足炼钢需要。结果,由于技术水平不达标,炼出的是“狗屎铁”(老百姓说法),没什么用处,造成极大的浪费。

除“四害”(老鼠、苍蝇、蚊子、麻雀)打人民战争。男女老幼齐上阵,轰轰烈烈,令人震撼。据传,当年的莱阳县发一份除四害战报,大意是:莱阳境内的麻雀已经基本消灭光,最近发现一只漏网麻雀逃窜到北部的栖霞县境内,请栖霞人民协助捉拿。至于这是否真实,现在是无从考证了。后来四害之一的麻雀换成了跳蚤,差点遭灭绝的麻雀被大赦,少数漏网者得以繁衍至今。

学生当起了“童工”。那年,刚上小学四年级,当时吃住在学校,停课学工、学农,支援经济建设,学业也给荒废了。为了支援大炼钢铁,每天老师带领我们走3公里,翻越一座小山到山后大河边淘铁砂。每人一把木瓢,装水中的流沙,像淘米一样,用水将沙粒淘去,留下一点黑色铁砂。秋末冬初,我们的小手被冻得通红,还要坚持干下去。老师还组织我们刨坟起砖,然后每人背着四块砖徒步走四十多里送到英灵山,支援那里的铜矿建设。

1958年到底是怎么了?不要说自己当年是学生,年纪还小,就是村里的大人们也不甚清楚,那些事曾经困扰了我许多年。若干年后,才明白过来:那是“假、大、空”泛滥的年代,是瞎指挥、高指标、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行为衍生出来的事情。好在噩梦早已醒来,我们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:264003